

戴着枷锁跳舞

——三十年代「鲁迅风」杂文选



◎ 史督师对国民训话 · 陶行知

◎ 出卖灵魂的秘诀 · 何家干

◎ 航空救国之一端 · 张天翼

◎ 杀错了人 · 曹聚仁

● 谈风月 · 凯

◎ 「西崽哲学」 · 古飞

◎ 绅士和流氓 · 西谛

◎ 桥头三阿爹们的言论 · 徐懋庸

◎ 青衣行酒 · 邹韬奋

◎ 时代文艺出版社

民国杂文大系

民国杂文大系（六）

戴着枷锁跳舞

——三十年代“鲁迅风”杂文选

姜振昌 王连仲 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

民国杂文大系(六)

戴着枷锁跳舞

——三十年代“鲁迅风”杂文选

姜振昌 王连仲 编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图文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9.5 字数 228,000

1996年8月北京第1版 199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6,000 册

ISBN 7-5039-1485-8/I·643

(全10册)定 价:145.00 元

出版说明

“民国”是中华民国的简称，史学界对这一名词的定义为：中国从清王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期间的国家名称和年号。据此，民国的历史存续时间为1911—1949年。

较之以往改朝换代不同，民国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结束了统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政体。民国的38年，既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转变的时期，也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终结阶段。文学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对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人文心态、行为方式都有及时而具体的表现。在民国时期诸种文学形态中，杂文对现实及时而准确的反映远较其他文学样式为优。这不仅表现为杂文的文章数量远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之上，还表现在功能上，即作品在社会、历史上发生了巨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民国时期的杂文作为一种“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建立在传统文化的纵坐标和现实社会的横坐标的交汇点之上。对现实社会进行批评，旨在全面清理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反抗现行的专制制度，从传统文化对现实的中国人的精神的养成的历史底蕴上来批评中国固有的文明，从社会现象、社会问题中深深隐藏着的中国人的劣根性来剖示人生的病苦，因而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力度，大大深化了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史上对“国民性”问题的发掘改造工作。作家们秉承实践理性精神，从日常生活现象和日常观念入手，用哲学的烛光和生命的情感去对待处于沉睡状态的事物，化腐朽为神奇，使得篇篇杂文汇聚成为深入中国社会底蕴的巨幅画卷。

民国时期杂文流派的演示，不管是同一时间内横的分化还是不同时期的纵的嬗递，总是伴随着探索意味的修正和超越，着力弥补旧有创作精神、美学意蕴的粗疏、浅显和片面性，纠正偏颇，努力使杂文这一文体臻于艺术形式的完善和人文精神内涵的深刻。因此，从流派的角度编选这套“民国杂文大系”并剖析其中一些有代表性的杂文流派，无疑是掌握纷纭复杂的文学现象，鉴赏杂文先驱者的创作成就，从中归纳整理历史脉络、发现和总结杂文发展的某些规律与经验教训的有效途径。

由于种种客观原因，对于民国时期的杂文进行全面的梳理工作始终未能展开，出版方面的空白，相应地使得研究工作滞后。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民国杂文大系”（凡10卷，250万字）奉献给读者。这套书对于浩如烟海的历史陈迹来说，虽不算是全面的，但却优选了最有代表性的流派，择取了曾经为人们最为关切的话题。在具体编排过程中，为了便于读者深入理解作家和作品，在每一流派的作品卷后都有一个“后记”，扼要阐述该派的产生、发展及其创作风格。也正基于此，本大系第二卷便以正式形成流派的“新青年”派排列起始，后面各卷依据时间顺序类推；同时又为了较为全面反映民国杂文的历史面貌，对于尚未形成流派的1911年至1918年间出现的作品，也汇集成册，在第一卷刊出。

我们希望这套“民国杂文大系”的出版，能使读者从这些关涉世道人心之论的历史回声中获得一些现实的启示。

目 录

常识与阶级性	成文英 (1)
痛的研究	汪 北 (2)
死 所	李 饬 (5)
吉诃德的时代	笑 峰 (7)
五脏救国论	仓 禾 (9)
鹦哥儿	司马今 (11)
从焚书到读书	(未署名) (13)
史督师对国民训话	陶行知 (15)
狗道主义	司马今 (16)
九一八周年	茅 盾 (19)
“天凉好个秋”	郁达夫 (20)
骂	(未署名) (22)
“自杀”与“被杀”	玄 (24)
“文化城”有感	祝秀侠 (25)
逃的辩护	何家干 (27)
虾和鳝及其他	彭家煌 (28)

观 斗	何家干 (30)
航空救国三愿	何家干 (31)
欢迎古物	玄 (32)
从正经到幽默	达 伍 (33)
关于救国	阳 秋 (35)
出卖灵魂的秘诀	何家干 (37)
现代史	何家干 (38)
伸 冤	干 (40)
正面文章反看法	子 展 (42)
航空救国之一端	张天翼 (43)
“小白脸”及其“文化”	幸 之 (44)
雅 人	张天翼 (46)
谈健忘	郁达夫 (48)
推背图	何家干 (50)
漫 笔	韬 奋 (51)
杀错了人	曹聚仁 (53)
《杀错了人》异议	何家干 (54)
闲情救国	达 伍 (56)
中国人的生命圈	何家干 (57)
透 底	何家干 (59)
广告摘要	达 伍 (60)
“不动姿态”	李 饴 (62)
大观园的人才	干 (63)
“南”与“北”	曹聚仁 (65)
人造地震	适 夷 (66)
谈风月	凯 (67)
夜 颂	游 光 (69)

推	丰之余 (70)
二丑艺术	丰之余 (72)
谈蝙蝠	游 光 (73)
读经请愿记	曹聚仁 (75)
“西崽哲学”	古 飞 (77)
第三种人的“推”	达 伍 (78)
女主人与小犬	徐懋庸 (80)
鸦片救国	杨霁云 (81)
两种虫类	唐 弢 (82)
夹缝评论	周木斋 (84)
登龙术拾遗	苇 索 (86)
暴力与倾向	(未署名) (87)
土地和灶君	唐 弢 (89)
帮闲法发隐	桃 椎 (90)
退一步哲学	凯 (92)
蛇与 Sphinx	徐懋庸 (93)
古事记	小 雪 (95)
预 言	止 水 (96)
鲁迅翁之笛	曹聚仁 (98)
文学家成功秘诀	仲 方 (99)
新脸谱	唐 弢 (101)
蓬庐絮语	陈子展 (102)
官刑及其他	风 子 (106)
拍卖文明	风 子 (108)
谈皇帝	致 立 (109)
为“批评家”辩	桢 容 (112)
宦官文明	古 明 (113)

从“不文的文人”说起	远 (115)
预 言	秉 丞 (118)
明 耻	杜重远 (120)
最可怕的是什么?	杜重远 (122)
雪 猪	何谷天 (124)
蝙 蝠	微 明 (126)
“礼义廉耻国之四维论”	(未署名) (127)
不知其味	敦 庞 (130)
回到古代去	克 (131)
怀古之思	柯 灵 (133)
冷水文学	徐懋庸 (135)
人间何世?	竺 容 (137)
报 复	胡 绳 (139)
推己及人	梦 文 (142)
泥沙杂拾 (四则)	闲 斋 (144)
为啖饭	艾思奇 (148)
零卖与批发	杜重远 (149)
干矢橛	羊 枣 (151)
改读历史	徐懋庸 (152)
纵 通	周木斋 (155)
苍 蝇	白 墨 (156)
月 蚀	艾思奇 (157)
忍耐力和使命	明长照 (159)
何必多问	欧阳山 (161)
关于祀孔	唐 弢 (162)
绅士和流氓	西 谛 (164)
说 独	止 水 (167)

笑	陈子展 (169)
故 事	芦 焚 (171)
论《封神榜》	耳 耶 (174)
也是国粹	芦 焚 (178)
谈 佛	艾思奇 (181)
读史有感	云 彬 (183)
历史和历史	谷 人 (185)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	陈望道 (186)
肉与皮鞭	马国亮 (188)
谈《娜拉》	周 颖 (190)
狂欢的解剖	微 明 (193)
《娜拉》的纠纷	微 明 (197)
再谈《野叟曝言》	悍 膺 (199)
吃茶文学论	阿 英 (205)
存 文	胡 风 (208)
谈阮玲玉的短见	周 颖 (211)
闲话皇帝	易 水 (214)
“天讨”	唐 弢 (218)
前后三十年	唐 弢 (219)
桥头三阿爹们的言论	徐懋庸 (221)
看到想到	唐 弢 (224)
蚊 子	李 傪 (226)
未能名相	易 若 (228)
说“忍”	陈子展 (230)
中国是一个灾国	郁达夫 (233)
不幸而为中国女子	达 夫 (234)
世界上还有人类的时候	扬 (235)

歌 哭	唐 弢 (238)
鱼与蟹	马宗融 (240)
救国论	平 心 (242)
名的纠纷	唐 弢 (246)
论非常时	唐 弢 (249)
变	小记者 (250)
蛙 声	王任叔 (251)
水和气	默 涵 (252)
雨夜杂写	唐 弢 (254)
亡国奴诸相	胡 风 (261)
看 报	唐 弢 (263)
林冲的投名状	孔另境 (265)
非甲即乙	王任叔 (267)
配 偶	屈 轶 (268)
怀鲁迅	郁达夫 (269)
青衣行酒	邹韬奋 (270)
“侮慢”与“尊敬”	陈子展 (271)
论“但书”	忍 士 (276)
掩眼法	壬 生 (277)
文章与笔名	非鲁门 (278)
话说贪污	何 容 (279)
湖南精神与广东精神	东 园 (282)
钞票文学	叔 (283)
后记	(286)

常识与阶级性

成文英

有人说文学没有阶级性，同时就有人给以反驳，说主张文学没有阶级性的这句话本身，便是有阶级性的论调。我以为真理是在反驳者这面。事实上，在阶级社会里，几乎一切事物都有阶级性，因为人们的生活既已分为阶级了，则各人生活上所需的东西，也当然就有阶级的分别。即以人们的生活上所需的最起码的知识——常识而论，是差不多各阶级有各阶级的常识的，譬如男女的接吻，在以物质的享乐为主要生活的资产阶级，就有许多的接吻方法，他们这方面的常识是特别丰富，也用诗歌或电影在教同阶级的青年男女；然而在工人阶级，至多只有一种很笨的接吻方法，倘将资产阶级的奇异的接吻样子给他们看，他们一定以为不是接吻，而是在做别的事情。又如文学教授们所需要的文学上的常识，说到“古典的”，“浪漫的”，一定可以天花乱坠讲半天，然而一说到“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却连一个名词也开口就弄错了。其次，如下面似的这种常识条文：

坐黄包车切勿让他走小路，要防黄包车夫和歹人串通，实行剥猪猡的工作。（《申报·自由谈》底《常识零拾》之一，汤笔花先生所述）

又如：

马路上分送的五色传单，如果是共产党发的反动标语，切勿要拿，恐怕给探捕瞧见了，要疑惑你是共党分子，尤其是在华界，更要注意。（同上）

是一看就可明白，这是上海小市民所通用的常识。因为如果是阔人，他坐的是家用汽车，不必担心“剥猪猡”；又倘是工人，当然更不必担心这一层，在根本上他不坐黄包车，也根本没有东西给人去剥；只有又要摆点小架子，又要担心“剥猪猡”的小市民，这才需要这种常识。第二条也一样，如果是百万财资的资本家或富豪，就是第三国际设在他家里，也不必怕人疑惑他是共产党员，而革命的工人呢，我们就常看见他们在马路上和帝国主义的走狗公开地相搏战，这种可怜又可笑的常识，就只有这种小市民才需要。

常识底阶级性，是明明白白的；然而文学，倘加以研究，它底阶级性也就同样地明白。

（原载 1930 年 4 月 1 日《萌芽月刊》第 1 卷第 4 期）

痛 的 研 究

汪 北

在这“有口开未得”的时候，谁也会学点小聪明，断不会呆头呆脑地说那些惹起大人先生的讨厌的傻话。所以某也不才，

却也学了点乖，对于那会招来大祸，而致杀身成鬼（这里没有仁字，请注意）的政治军事，绝对闭口不肯谈及。有时甚至人家在谈论着某派都是无聊政客，除了欺骗民众求着升官发财外，甚么也说不上的！某党真厉害，对着统治者的反抗一天天加紧。还有西北军似乎战胜了，红军弥漫了全国等等的论谈，我不是连忙掩起耳朵，便是急急地拔起脚走开，如走不开时，便使点劲用力将嘴闭紧，防着话儿会从齿缝漏出，连气也不给通过牙关（因气有喜气叹气）。于是我想，如此这般，全人力缄其口，明哲知以保身，算来是一位不致“革命”的青年了！但是回头一想，政治不谈，国事不管，读书的目的安在？细心一想，必须有点出息，忽悟最稳当不过的莫如研究小小问题。

因了有杀身成鬼的惊心，使我们对于“惊”的研究感到兴趣。但是所以惊的缘故是因为杀，便想研究“杀”。但再一想到杀之所以惊却是痛的缘故。于是归根结底便决心研究“痛”了。

经了千余秒的苦心推究，在千辛万苦中才获得正确的结果，便是最痛是——以铁椎敲肢体；最不痛——男女情爱的甜吻。起初我欣然自喜，以为这是最正确的了。到了后来，偶然忆起从前有个故事，是说有一个滑稽的人，他犯了国法（这国法并不是现在禁止散发传单，煽惑民众的国法，而他犯的也绝对不是这一回事），应该给验明正身押赴刑场枭首示众了。他在未给执行前，央求那监斩官恩准他写张遗嘱。那遗嘱是写就封好了，并要烦那监斩官的手下给送到他的家里。——你道那遗嘱是写些甚么，分析家产吗？一点也不是！当那班号啕大哭的孝子孝孙拆开看时，个个都茫然了，有的几乎要失笑。里面只写着一句：“夫杀头至痛也！”他们怀着得到几许遗产的心情去拆阅，得到的结果是一个滑稽的字句。号哭的人如果不是为吃人的礼教所压抑，谁也不敢担保他们会不开口失笑！

由这故事的启发，使我感到以前的研究未免浅薄！这次的结论是：最痛——杀头。自然最不痛还是甜吻！

这获得使我自傲，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切的事都难得平坦地进行。连我这认为最稳当的研究也来了不少次数的搅扰！其实也只能怪我眼睛不好，到处张望，惹祸不浅！

数日前看到一纸堂皇布告，里面是说“四三”“四八”所发生的事件，很是平常，早已草草了结！这使我对于“杀头最痛”的发见有点动摇。因为党是国民之党，政府又是国民之政府！而国民给洋民杀了！他们竟漠然视之，还要同是国民的我们不要声张！我想口口声声说是为国民的党与政府断不至漠视民痛的。于是我对于“杀头最痛”的理论动摇起来了！甚至因了这例证，而想起杀是不痛！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一对坏眼睛，还是继续东张西望。前两天又给发见一个证明。而前此的结论全被推翻了！哀哉！

是一个革命先觉汪大先生的启示！在他给那班糊涂虫，如我一般地不知痛的原理与实质的家伙们的通电中，如此告诉我们：“须知亡党之痛，甚于个人失位！”

于是眼前到处光明了！由我们国民的党与政府的启发，晓得杀头不痛，因为平常，至于给洋人杀则更平常！再由我们革命先觉的启示，才晓得有一班人误认“个人失位最痛”，这是错误，因为还有一种“甚于”的，那便是亡党。这启发使我得到一个精确的结论。这结论当不至于再误了。我万二分自喜！结论是：

“亡党——最痛”

“个人失位——次痛”

“国亡——还好”

“民死——无妨”

不幸再想一想，又似乎次序该颠倒一下；是个人失位最痛，

亡党次痛。因为所以不愿党之亡就是痛位之要失。但，仔细一想，还是不要多事，如果一再推翻，不特自己研究永不成家，（所谓家者，如经济学专家是。出几本抄译来的交易论，货币学等等，再合订起来成了一大本经济原理，而家成矣！）而且未免开罪于革命先觉！于是：

好了，闭起眼睛来！就自称为青年学术讲座的“痛”专家罢！不然，不知又要来甚么麻烦了！

（原载 1930 年 6 月 1 日《新地月刊》第 1 卷第 6 期）

死 所

李 脩

诸位如果要牢记一九三一，九，一八那个日子，无宁不忘同年十月一日这个日子好些。前者是外国人眼红我们东北富饶肥沃，而来抢掠那数千里地，杀了我们许多同胞。后者却是我们同胞不甘心帝国主义暴日的侵略，出来呼号几声，贴点标语，被枪杀二人，伤五人，鸣枪凡二十余响，开枪的不是仇人日本海军，也不是狼狈为奸的其他帝国主义，而是中国警察；地点不在租界，而是上海宝山路！

姑不论爱国运动是否该杀，单请问以和平诚爱，维持治安为守则的警察条例上那一条可以随便开枪杀人？仅仅是驱逐不散，妨碍交通的罪状便可以以对付拒捕的盗犯法，来对付群众：“格杀勿论”了吗？

至于这些爱国之士我本就不懂，东北被占了，干我们什么事？平日据为根据地的将军都肯持无抵抗甘心拱手让人了，于我们又什么关系，还要咻咻不休！丧师割地，是官儿们的事，政府不是早有办法，无庸民众插嘴了吗？再说东北送把日本人与我们江南人有什么损失？要我们奔走呼号，誓复故土做什么？其实东北暂失是无妨的，只要一等再等三等万国公理维持会把“公理”一送给我们，哼！那时东北不待说它自己走回来，怕还补上一个东京呢！

生而为中国人，死是如蚂蚁般不费事。外国人要我们地方，顺手可以把我们打些死，我们自己贵国人要镇静，又可以把我们打些死！

但是诸位，要死，不如死到外国人枪弹下，做鬼也甘心，说不定也成报纸上的烈士，或许名进国史馆，博得个万古流芳(?)，碰巧也或能如五卅的弄到点赔偿金，好塞塞委员们的腰包，真是名利双收，岂非各得其所？如果死在同胞枪下，那时还埋上你一个罪名，魂灵儿也带半身脏，万劫不复！

外国人入寇，我还能愤慨，还能激昂，现在知道中国人的枪弹是这样用的，我连愤慨也没有了！我只觉悟到中国的警察并不弱于别人国，也一般能打死人！

我要掘好葬身的坑，慎重的选择死所：我佩服前月请求扩充租界的同胞有见识；我求日本人不要但看中了东北，见弃我们江南！

大日本帝国的大军南下，我将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原载 1931 年 10 月 10 日《涛声》第 1 卷第 9 期)